

爱恨都已倾城

「私房阅读民国女子」

她们是传奇，在时代中逆流而上。

她们不传奇，华丽背后也苍凉。

尹北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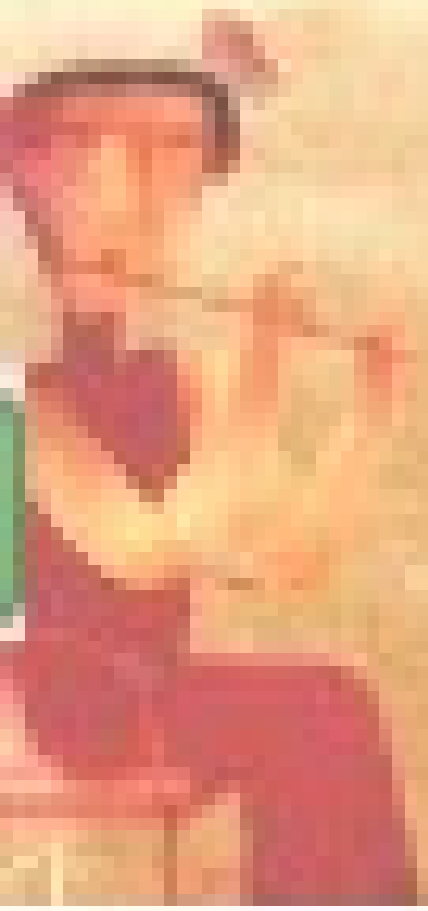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爱他都已恨他

作者：[美] 安妮·拉莫特

译者：[中] 陈子华

出版社：[中] 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

爱恨都已倾城

「私房阅读民国女子」

伊北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伊北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恨都已倾城：私房阅读民国女子/伊北著. —沈阳：
万卷出版公司，2010.1

ISBN 978-7-5470-0605-4

I. 爱… II. 伊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36402号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)

印 刷 者：山东临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：167mm×234mm

字 数：240千字

印 张：13.75 插页：2

出版时间：2010年2月第1版

印刷时间：2010年2月第1次印刷

策划编辑：苏 南

责任编辑：赵鹤鹏

装帧设计：白咏明

ISBN 978-7-5470-0605-4

定 价：25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050

传 真：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这是一部别致的书。作者以清丽细腻的笔触写下了对中国现代史上二十三位女性的“私房阅读”。这样的“私房阅读”是感性的，自由挥洒的，但同时又带有理性思考，有学术含量在。这自然与作者目前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关，有没有这样的学术训练，“私房阅读”的结果一定不一样。

不妨把这二十三位女性的身份稍作分类，这是很有意思的。我们马上会发现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文学家，这自然又与作者所学的专业有关。庐隐、石评梅、凌叔华、萧红、吕碧城、林徽因、张爱玲、白薇、谢冰莹、关露、陈学昭、丁玲等十三位的大名早已载入现代文学史册，虽然吕碧城主要写作旧体诗词。许广平、张兆和、陆小曼三位其实也有相当的文学才华，三卷本《许广平文集》、短篇小说集《湖畔》（叔文，即张兆和著）和《陆小曼诗文》等书就可为证，只不过她们的文名分别被鲁迅、沈从文和徐志摩的文坛盛誉所掩罢了。剩下七位，蒋碧微和黄逸梵都留过洋，秦德君是职业革命者，项美丽因为邵洵美在上海文化圈引人注目，张幼仪后来在商界大出风头，最后二位，朱安和江冬秀则是典型的家庭妇女——所谓男性“背后的女人”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受到一点新思潮的冲击，即便是朱安，不也在临终前不久说出“我也是鲁迅遗物，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”吗？她们本人虽不是文学家，但或多或少都与文学挂点边，至少，她们的恋人、丈夫或女儿是文学家，她们的经历都与文学有所牵扯。

由此可见，作者选择这二十三位女性来“阅读”和书写，是经过认真考虑的。这些女性中的大部分都非等闲之辈，都曾得风气之先，都具有某种意义的代表性。几乎每位都有一部生动曲折的现代知识女性的成长史：事业奋斗史和情感变迁史，事业史和情感史又交集纠缠，难舍难分。作者

的“私房阅读”十分投入，十分专注，他写出了这些非凡女性的迷茫和痛苦，搏击和挣扎，以及她们成功或失败背后的无奈和辛酸。

贯穿全书的主线是撼人心魄的。在我看来，作者受女性主义立场的影响，作者要反复强调的是，在提倡个性解放、婚恋自由之后，在依旧是男权中心的社会里，何谓更完全意义上的女性解放？换言之，经过“五四”洗礼的现代女性，面对新的挑战，是否真的获得了解放？作者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二十年代的庐隐、许广平们，三十年代的张兆和、萧红们和四十年代的张爱玲、苏青们，她们所面临的困境、所要解决的难题，是大不一样的。尤其应该注意的是，作者对投身社会革命的女性命运的关注，作者在解读秦德君的“凤凰涅槃”时，“作为一名出色的革命之女，秦德君为革命所做的牺牲，与为男人所做的牺牲之间，有多少交集？又或者革命只是男人的革命？”的设问，在分析陈学昭奔赴延安后产生的困惑所作的“在同样承担‘民族解放的责任’的队列里，女性面临着和男性不一样的历史因袭和特殊问题，而这些问题，在革命时期，往往是被规避了”的判断，都是颇有见地，耐人深思的。

因此，尽管书中写林徽因、陆小曼、萧红、张爱玲、苏青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新意，毕竟她们已多次被论者讨论过了，相比之下，我更看重“战地玫瑰”这一辑中所写的秦德君、白薇、谢冰莹、关露、陈学昭和丁玲等六位追求理想、历经战火的革命女性。她们一直很少受人关注，像秦德君和白薇；或者虽早已被论述，却较少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切入，像丁玲和关露，作者试图从男女平等、两性关系的视角来探索她们敏感、丰富、复杂的内心世界，这样的努力未必很深入，却是很难得的。

作者确实对他笔下的这些女性抱着“同情的理解”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在下笔的刹那，总是有一个善意的出发”，就是“从民国女子的人生风景里，我总试图从一个奇妙的切口入手，去读出两性关系中的微妙点”。寻找这“奇妙的切口”，作者一定费了不少心思，而“微妙点”也往往被作者手到擒来。写张兆和和沈从文的婚姻，没有铺陈沈从文如何追求张兆和，偏偏从《从文家书》的具体文本里读出了“爱情的神秘，以及它对于人的赐予与折磨”；写林徽因，也不渲染她与徐志摩若无实有的

恋情，偏偏在“太太的客厅”上重笔浓彩，大做文章；写到延安之后的丁玲，本可以多方面展开，又偏偏只从剖析丁玲所作的《三八节有感》入手，并与陈学昭互相发文，揭示“女性解放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解放有交集，但不应当为民族解放所掩盖”；还有写“一颗锈了的图钉”朱安，写“一朵新旧时代对接挤压出来的奇葩”陆小曼，写“比嫩绿厚重，比正绿低调，比苍绿轻灵”而“老绿”的关露等，也莫不如此。

我没有读过作者的小说和散文，但从这本书中领略了作者的才情和敏锐。作者的文字往往灵感乍现，有时轻灵，有时沉重，充溢其中的是奇妙贴切的比喻和荡气回肠的阐发。当然，书中引述的一些口耳相传的美丽的或并不美丽的轶事，有的只是孤证，还可进一步查考和斟酌。但是，作为“80后”的年轻作家，能达到这样的水准，成绩已是很骄人了。

我以为，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，作者的“私房阅读”大可继续下去，冰心、苏雪林、潘玉良、冯沅君、陆晶清、杨刚、赵清阁、赵萝蕤、沈祖棻、周炼霞、施济美……这些现代杰出女性，这些优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，都很可写，很值得一写，作者还有没有兴趣呢？希望答案是肯定的。

2010年1月18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

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，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）

【目录】

【第一辑】背后的女人

- 朱 安：一颗锈了的图钉 · 002
许广平：纸面以下的情爱密码 · 008
江冬秀：顺流逆流 · 015
张兆和：理解万岁 · 021

【第二辑】自由的荆棘鸟

- 庐 隐：所谓自由 · 030
石评梅：独身是谁的错 · 039
凌叔华：说有这么一回事 · 047
萧 红：爱情的密度 · 052
鲁迅是萧红生命中温暖的岛 · 059

【第三辑】金枝玉叶

吕碧城：成全之美及其遗憾 · 064

林徽因：太太客厅今何在 · 071

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· 075

陆小曼：行走的烟 · 083

张幼仪：后来，终于明白什么叫爱 · 089

蒋碧微：双城纪 · 094

【第四辑】海上花

黄逸梵：小奶奶走后怎样 · 104

张爱玲：黄逸梵张爱玲几度团圆几度离散 · 112

炎樱是映在张爱玲灯前窗纸上的花 · 118

张茂渊的公寓是张爱玲最好的书房 · 126

因为胡兰成懂得，所以张爱玲慈悲 · 131

桑弧如流星在张爱玲的天空划过 · 139

张爱玲是船，赖雅是迂回曲折的转弯 · 144

苏青：妇女生活 · 151

歧途佳人 · 153

苏青在1943 · 157

苏青的人民装 · 160

【第五辑】战地玫瑰

秦德君：火凤凰涅槃（1997）

白 薇：爱情的轻与重（1997）

谢冰莹：突破花木兰藩篱（1997）

笑 露：偷偷地活了之后又偷偷地死去（1998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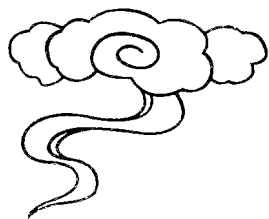
项美丽：爱难，分亦不易（1997）

陈学昭、丁玲：从陈学昭的工作到丁玲的『三八节』（2000）

后记

【第一輯】

背后的女人



朱安：

一颗锈了的图钉

去参观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的鲁迅故居，是在夏天。

不大的四合院，种有丁香。北面是两进的卧室，临门一间偏房大概八平方米左右，沿窗摆着张桌子，靠西墙设着张床，桌子上摆着一个介绍性质的小纸片，上书：鲁迅母亲和朱安的卧房。从1924年5月搬进小院，直到去世，朱安不曾离开过这里。

看过朱安的照片，知道她并不美丽。眼睛低低地望着，重重的单眼皮，有一种旧式媳妇的恭顺。高额头，扁鼻子，厚嘴唇，穿一件深色元宝领的旧式棉袄，那竖起的领子把脸庞遮盖了大半，人躲在衣服后面似的，更显得逼仄尖薄。

小脚、没读过书的朱安是旧中国的产物。留洋归来的鲁迅，从一开始，便是带着种抗拒式的负面情绪与她相对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，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观点，鲁迅何尝不知，可他毕竟是从旧时代的淤泥塘里走出，进而迈上新时代坦途的。旧时代的种种牵绊，仿佛是腿脚上的泥，哪能轻易甩掉。母亲的“礼物”不能不收，孝敬母亲是应该的，更何况，母亲也需要人陪，那就先收下来吧。

鲁迅对朱安的不接纳，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思。朱安是“旧”了一点，可这“旧”，现在看来，恰恰是合格家庭主妇的绝好品质。温良恭俭的朱安，最起码比胡适的那个欲操刀砍人的太太，要柔婉得多。

遗憾的是，历史不曾给她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朱安留给我们的印象是：太过扁平，没什么生气，虽然“苦菜花”着实令人同情，可终究不是做人生伴侣的好对象。

于是乎，在新旧历史风云转变的夹缝里，朱安们只能是时代进步的牺牲

■图：朱安。

鲁迅没有离婚，对于朱安他是放弃但不抛弃。他对朱安或许没有爱情，可一个“义”字，定还是有的。



品。她那三寸的小脚，颠颠着，迈过了旧时代的门槛，站在了新时代的土地上，可接下来往哪里走，她不知道。她所能做的，只能是原地踏步。

新女性风风火火上学去了，恋爱去了，革命去了，旧女性却没有朝前走的技能。洗衣做饭打扫卫生，这自小学会的一套，不能成为她们成长的依凭，反倒成为一种累赘和某种不为新一辈男性认同的口实，毫无竞争力可言。

女学生过身，抢尽了风头。“不学无术”的旧式妇女那套“无为而治”，再不能解决如何生存这个大问题。朱安们不能不迷惘了，宁愿转身回到旧时代。

1906年夏天，鲁迅从日本返归绍兴，奉母亲之命，与比自己大三岁的同乡朱安结婚。土语有云，女大三，抱金砖，言下之意，男人和比自己年纪大的女人结婚，会得到更好的照顾，是享福的美事。

可鲁迅明显对这块“金砖”不满意。婚后四天，他便毅然东渡日本，朱安则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，伺候娘娘（绍兴话，即婆婆，指鲁迅的母亲鲁瑞），独守空房，一等十三年。

十三这个年数很有趣。江冬秀等胡适回安徽老家结婚，足等了十三个春秋，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；而朱安则是在婚后，枯等了鲁迅十三载，可终究

没换回鲁迅的心。

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，薛平贵衣锦还乡，还她一个美满家庭。胡适给了江冬秀一个较美满的家庭，鲁迅为什么给不了朱安？在这里，不是说胡适近于人情，鲁迅心肠太硬，我反倒觉得朱安的等待无功，恰恰是因为鲁迅太是个性情中人（胡适很理性，善于调和矛盾）：爱，便是爱，不爱，便是不爱。鲁迅的感情世界，是清冽的。

1919年冬天，朱安在鲁迅的安排下，和婆婆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搬去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居住。在八道湾，周氏一家团圆的岁月里，或许是因为朱安没有读过什么书，或许是因为大先生鲁迅的“冷落”让朱安在这个家庭有点自卑，又或许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种与世无争性格，总之，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，朱安这个长嫂，没有顺理成章地当上家。家庭的财政大权，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妇——羽太信子手里。

真替朱安不值。幻想着她当了家，手握财政大权，像王熙凤般撒豆成兵把整个大家庭调配得服服帖帖，那各路人马，恐怕就会对她另眼相看了吧。

事与愿违。

在旧时代，婚姻问题，最容易成就一个女人，也最能让一个女人抬不起头。羽太信子是不把朱安放在眼里的吧。她们妯娌之间，朱安多数时候持失语状态，羽太则全然掌握了话语权。不然，当家的弟媳妇乱花钱，坐小汽车进进出出，挥霍无度，身为长嫂的朱安，怎么就不能站出来帮大先生帮娘娘批评她两句？按常理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二房媳妇嚣张。可朱安没这机会，或者说，她没准备好，也没法抓住机会。

就这么三年就过去了。三年后，因为某种至今不能确定的原因（羽太信子起了大作用），周氏兄弟失和。

1923年8月2日，鲁迅带着朱安，搬去砖塔胡同俞氏三姐妹处借住。介于担心流离失所的考虑，搬走之前，鲁迅曾询问过朱安，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，如果她愿意回去，他会按月给她寄钱。朱安婉转地拒绝了，她想和鲁迅一起搬出去，照顾他的日常生活。

1924年5月，朱安和娘娘一起，搬进了位于阜成门内的这间小四合院。这一年，朱安四十六岁。这个如今只有一颗丁香点缀的四合院，就是朱安后半

■图：这个如今只有丁志杰住的四合院，就是朱安后半生全部的天地。



生全部的天地。

1926年，鲁迅离开北京，南下广州、厦门，挣扎万分亦轰轰烈烈，同许广平女士结百年之好，后来便长期居住在上海。这期间，他只有1929年和1932年回过北京两次。

作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，迈出这一步，好不容易，那种喊出“我可以爱”的悲壮，让人心痛。

在离婚潮汹涌流过，走进新天地的男人们，纷纷抛弃包办黄脸婆的时代，鲁迅没有离婚，对于朱安，他是放弃但不抛弃。他对朱安或许没有爱情，可一个“义”字，定还是有的。离婚，朱安何以承受？不离婚，自己又何尝不痛苦？一方面要忠诚于良心，一方面要忠诚于自己的感受，处于道德与爱情之间的鲁迅，恐怕也只能选择这个折中的办法。

鲁迅没有离婚，许广平的胸怀和大度让人钦佩（即便是在鲁迅去世三年后，编纂《鲁迅纪念集》时列鲁迅年谱，许广平亦敦促编辑不可不提鲁迅与朱女士结婚之事，而写到自己，她则径直拟写道“（民国）十六年，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。朱安仍是鲁迅名义上的妻子，这件从母亲那里得来的“礼

物”，将永远寄存在母亲那里。鲁迅对朱安不算坏，他所能做到的最好，大抵也只能如此，他和朱安有缘无分，各有各的人生。

若按现在的婚姻法，分居两年便自动解除婚姻关系，朱安和鲁迅，已经是事实离婚了。那时的朱安，虽然顶着个原配夫人的名分，可已然像是个被供起来的偶人，没有现实的作用力，朱安的内心，大概如一盆将熄的炭火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只剩下一点对生的余温之恋。朱安以前觉得自己仿佛是个蜗牛，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，爬得虽慢，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。可现在她没有办法了，她没有力气了。

周海婴的出世，对她未尝不是个震动。她只能以吃斋念佛遁入空门的心态度日，她的全部生趣，也只能是在照顾娘娘这件事上。大先生是新式的大先生，娘娘还是旧式的娘娘，有娘娘在，朱安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是有点用处的。

在这个略显阴沉的青灰色四合院里，两代旧式妇女相依为命。盛夏时节，丁香树枝繁叶茂，这里的天幕，有点像她在水乡绍兴的家。

寂寂流年也有突转。

1936年，鲁迅去世。北京方面的生活费，大部分是许广平在负担。

1943年，鲁瑞去世。临死前，她让朱安千万收下原周作人每月给她的十五块钱，算是这么多年服侍她老人家的一个交代。是鲁瑞把朱安带到这个家来的。鲁瑞担心朱安的未来，想在生命的最后帮她安排安排，可这样的“安排”，显然是无力的，人走茶凉，抗战胜利后，周作人自身难保，哪里还能顾得上朱安？更何况朱安从心底里，大概也很抗拒收二弟的钱。大先生走了，如今娘娘也走了，朱安的人生走到这儿，真的是到了恋无可恋的地步，人世间，仿佛也只剩下糊口这件事，可供她去操劳。

由于经济上的困难，朱安忍痛将鲁瑞喂养了十几年的黄黑色大花猫，蒙了双眼，让佣媪带到崇文门外放走了。

抗战后期，朱安生活困难，有出售鲁迅藏书的念头，唐弢恰于此时北上，便和友人前往劝阻。那时的朱安只是默默地喝着汤水似的稀粥，吃着几块酱萝卜。

宋紫佩说明了来意，唐弢将上海家属和友人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，朱

安听了一言不发，过一会，却冲宋紫佩说：“你们总说鲁迅遗物，要保存，要保存！我也是鲁迅遗物，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！”当真凄凉入骨。她在黑暗里沉默太久了。

虽然有许广平的接济，在心底里，朱安似乎依旧有着那种“拿人家手软”的客气和怯怯，尽量把生活需要降到最低，不给别人造成太大麻烦。

1947年6月29日，朱安因病去世，享年70岁。逝世前，她还将两块衣料送给许广平作纪念。她说：“许先生待我好，她懂得我的想法。……她的确是个好人。”

朱安的一生是悲哀的，在她的生命里，几乎没有飞扬的时刻。她仿佛是一颗锈了的图钉，最初被钉在哪里，一生就只能钉在哪里，无可奈何孤独老去。

她不过是想做一个孝敬婆婆、恪守三从四德的旧式妇女，她最大的愿望，也不外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（如若锦上添花的话，得到丈夫一点肯定便更好）。只可惜，她是带着一双小脚被推进新时代的，她无力往前走。

时代的列车，轰轰然朝前驶去，我们站在车上，望着车尾那些渐渐远去的人影，不经意间，依稀还能望见朱安那哀愁的眼神，在夕阳的余晖里，淡淡地闪出一线光，瞬间又暗下去。这眼神里，囊括了一代旧式妇女的命运写真。